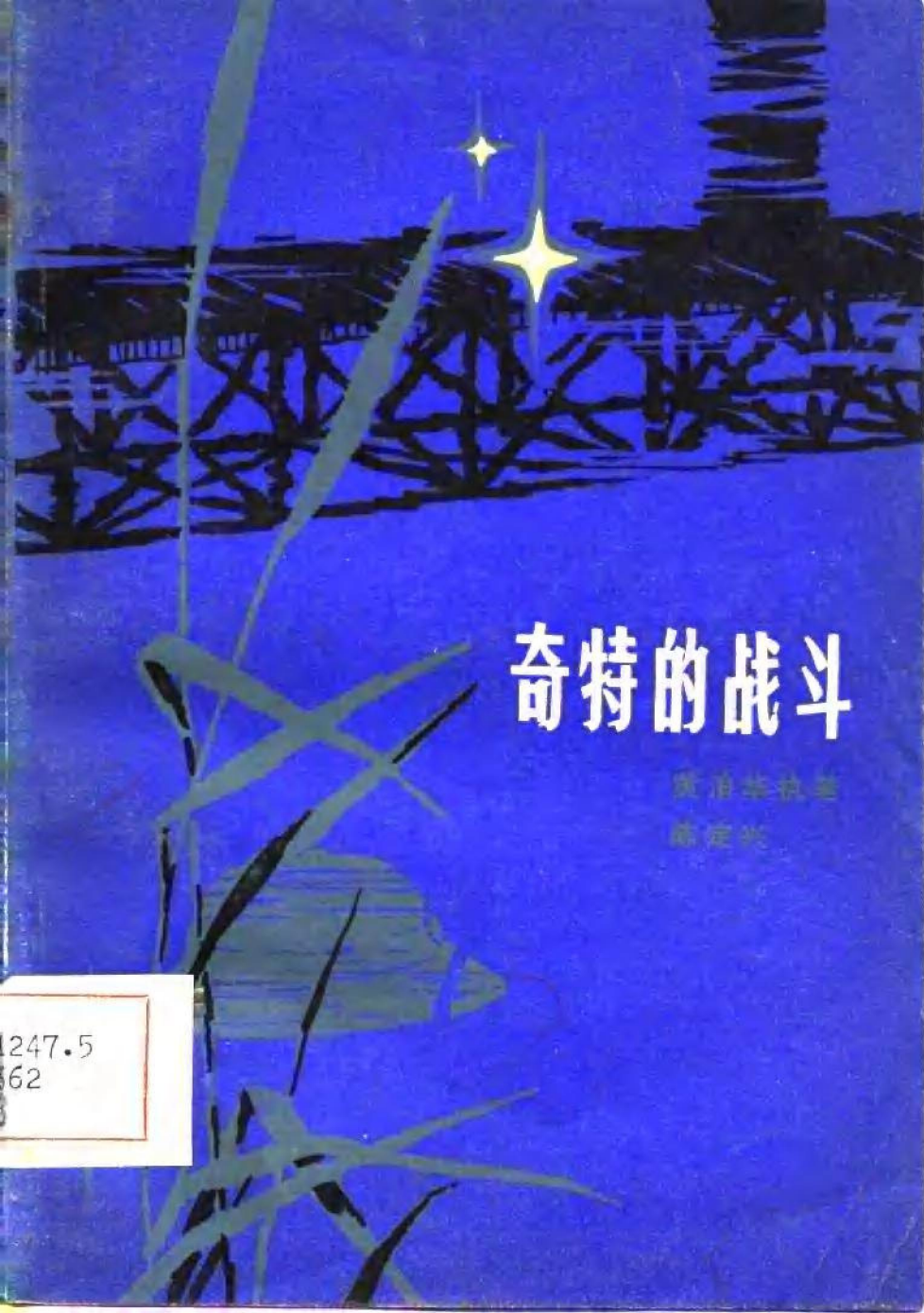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ep blue background. In the upper half,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d structures that look like a bridge or a complex of buildings. Two bright, four-pointed yellow stars are positioned in the upper center. In the lower left, there are stylized, dark green reeds or grasses. The title '奇特的战斗'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bold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center-right area.

奇特的战斗

黄清华执笔

陈健兴

247.5
62

内 容 说 明

这部中篇小说,是描写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一支小侦察部队,巧妙地夺取并成功地保卫了我大军攻占平山的战略通道那怀大桥的战斗故事。作品从这个小的侧面,反映了我人民解放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情节曲折引人,塑造了连长罗国生、排长陈强柱、班长张作田和战士刘大章、刘小虎的英雄形象,对狡诈多端的敌特工少校阮文良等的形象,也刻画得恰到好处。

封面、扉页、插图:廖宗怡

奇特的战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7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16}$ 插页2

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0,000

书号 10019·3200

定价 0.31 元

目 录

第一章	黄牛阵.....	1
第二章	雾和桥	14
第三章	“英雄”与使命	24
第四章	头发的奥秘	36
第五章	他们想干什么	48
第六章	竹影.....	61
第七章	肯定有个秘密洞.....	74
第八章	蛛丝马迹	86
第九章	悲歌	93
第十章	揭开CL57.....	102
第十一章	将计就计.....	111
第十二章	向前向前向前	125

第一章 黄牛阵

“得得，得得……”

“哞——”

“哞哞——”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即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后的第九天——凌晨三点多钟，从越南北方的龙(登)平(山)公路上传来的声音。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激烈的炮战刚刚沉静下来，这声音显得多么特殊啊！公路两侧连绵的群山和亚热带森林，好象也惊讶得肃立静听，四周越发变得死一般的沉寂。

淡淡的星光下，弯弯曲曲的象巨蟒似的灰黑色公路上，摇摇摆摆地走着一头头怪物，一头、两头、三头……啊，竟有一百多头！它们一个个头上竖着两只匕首般的朝天角；瞪着一对发着蓝光的如电灯泡般的眼睛；圆滚滚象大汽油桶的身躯上，披着蓑衣一样的棕黄色的被挂；那四条坚实的蹄子，恰似四只大铜锤，砸在路面上发出沉重的有节奏的“得得”响声。突然，有几头怪物摇头晃脑地喷了几下鼻子，仰起头，高亢地“哞哞”叫了起来。

这是一群黄牛！它们对战争压根儿没有丝毫的恐惧

感，自由自在地沿着公路向南走着，拖出了一条三十多米长的队伍。它们不时伸出那长长的舌头，卷起路旁的野草，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四十多人的队伍，正隐藏在这群黄牛群里。他们一个个目视前方，右手持枪，用“曲身前进”的姿态与牛并肩前进。他们身上一律轻装打扮：不背背包、手榴弹、子弹袋、挎包、防毒面具、水壶、铁镐、米袋、雨衣等等，或左肩右胁，或右肩左胁，井井有条披挂着。虽然这些装具繁多而又笨重，但他们行动起来依然轻快、利索、寂静。

走在最前面的是尖刀班——一班。班长张作田是一位颇为秀气的青年：中等身材，瓜子脸，一对弯弯向上翘的眉毛，再配上两只象汪着一潭清水的黑眼睛，乍一看，象一个大姑娘。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已经服役三年整的老战士刘大章。他额头很低，眉毛很浓，鼻子有点平塌，一对眼睛又大又深，两片微黑的嘴唇有棱有角，而且常常紧抿着，表示着他是个性格倔强而又不轻易开口的人。第三个是入伍还不到两个月的新战士刘小虎，矮小的身材，圆圆的脸上充满了稚气，薄嘴唇上还长着半圆形的黄绒毛。总之，他给人一种小巧玲珑的印象。

他们目光四射地望着公路的前方、路沟的草丛、路两边鬼影似的群山，仔细地搜索着。尽管夜色朦胧，不过有任何可疑的风吹草动，都不会逃过他们的眼睛。当然，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张作田的是文静，刘大章的是深沉，刘小虎的是活泼。

走在尖刀班和火力班——二班之间的是连长罗国生。他是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员。他也是中等身材，不过上下长得特别匀称，四肢象钢浇铁铸的那样结实有力；胸肌一咕嘟一咕嘟的，异常发达；加上腰细，使他显得精干而利索。十天来的战斗生活，似乎没有半点改变他的仪表：草绿色的军装依旧干干净净，平平整整，风纪扣紧扣着。那“曲身前进”的动作，也象平时训练当中，他给战士们做的示范动作那样的标准！就是他的步伐，也是按军事教程中规定的那样：三步两米，这使得他不得不时常停下来，这样才能与牛同步前进。这个从步兵学校刚毕业不久的连长，一举一动都堪称为标准的军人。

现在，罗国生又一次停下步伐，用他那犀利目光，从牛群缝里，扫射了一遍前前后后的战士，他对战士们的隐蔽动作是满意的。不过，他还不放心，又迎着从背后吹来的山风，用他那灵敏的鼻子吸了吸。除了那洋溢着农家气息的牛臊味儿之外，他没有闻到其他特殊的气息，特别是烟草味。这四十多名战士当中有不少“烟鬼”，但他们是何等自觉执行“不准抽烟”的命令啊！如果有一个人熬不住烟瘾，抽起来，即使遮盖了烟头的微光，山风也会把烟味儿带到前面去。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经过三十多年征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们是能从这烟味觉察到牛群中有人的。

罗国生好象还没有把心放到实处，又侧耳听听。蓦地，在“得得”的蹄声里，在“哞哞”的叫声中，他听到了轻微的一声“咕噜”。他毛发倒竖起来，猛地向左跨出一步，等二班长

靠近时，低声说：“往后传，叫一排长把水壶里的水倒掉！”他已经准确地判断出，这“咕噜”声，是从二班后边的一排长陈强柱水壶里发出的。

口令传给了陈强柱，把他吓了一跳。这位长得虎背熊腰、鼓口气都呼呼响，说句话震得人耳朵发麻的人，做事喜欢大雷大雨、风驰电掣。刚才，他有点口渴，提起水壶一咕嘟就是大半壶，结果剩下的小半壶水，一走动就晃荡开了。他吐了吐舌头，慌忙拧开水壶盖就往地上倒，但水还没有出口，他又缩回了手。他看了看周围的牛，把水壶嘴贴在一头牛的背上倾倒下去，水顺着牛的脊背、大腿，悄默声息地流入地下。

罗国生听着“咕噜”声迅速而又悄悄地消失了，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并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因为他懂得任何疏忽，都会给这场特殊的战斗带来失败！

龙登，是位于中越边境的一座越南村庄。从龙登村到越南北方的军事要塞——平山，有一条战略公路。它是沿群山之间的走廊，弯弯曲曲向南延伸的。离龙登三公里多的地方，是被越南人称之为“一线天”的垭口，两山之间最宽的地方不过十二米，最窄的地方只有八米。从“一线天”再往南不到一公里，有一条大河截断了公路。这条河叫做那怀河。河上那联接南北两岸公路的是一座钢筋水泥大桥——那怀大桥。要攻占平山，就必须打通这条战略通道。二月十七日，我军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越南当局意识到那怀大桥对防守平山的重要性，加强了兵力部署。除守

桥兵力由一个排增至一个连外，还指令：一旦中国军队靠近大桥，立即把桥炸毁，让中国人在江北望河兴叹。不仅如此，他们在“一线天”，在整条公路两侧的深山密林之中，也增哨加岗，妄图用这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挽救平山。因此，要保证我军攻打平山计划的胜利完成，就得首先飞越“一线天”，拿下那怀大桥。而这个任务又必须在二月二十五日之前完成。这是何等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这任务就落在罗国生的肩上！

当七天前，前线指挥部首长直接把这个任务下达给九连一排的时候，罗国生和战士们那激动就甭提了。他们忘记了吃，忘记了睡，忘记了疲劳，在罗国生率领下，两次抵近“一线天”，以各种手段进行侦察，查明了敌人的兵力、火力、工事、障碍物、戒备情况、活动规律，以及周围的地形地物。然后，他们又和师团两级的首长、参谋人员一道，召开了多次“诸葛亮会”。

会上指战员们提出了几十个战斗方案，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一个是强攻方案，是陈强柱提出来的。他说：“第一阶段战斗中，兄弟部队从平孟穿过朔江，直插高平，走的也是这样的险路。他们能斩关夺隘劈通路，我们还能叫‘一线天’挡在下边？”这方案很快被大家否定了。因为峡谷地带战斗，兵力展不开，敌人又凭险居高临下，一定会给我造成重大伤亡。这还次要。一旦我进行强攻，吓坏了那怀大桥的守敌，必将使他们提前把大桥炸毁。

还有一个是智取的方案，系由刘大章、张作田共同提出

来的。他们认为，我们应当采取避开强点、侧面迂回的战法，从公路的翼侧翻过高山，直插到那怀大桥上去。这一方案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不过，当罗国生打开五万分之一越南北方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龙(登)平(山)公路两侧的山势地貌时，他又皱起了眉头。他发现，两侧的山全是象广西那样的喀斯特地貌，到处奇峰林立，石骨嶙峋，溶洞交错；山上都长着被藤萝编织得象大网一样的亚热带灌木林。要攀越这样的险峰，要在这样的灌木丛中劈出一条路，有如上天啊！何况善于钻洞打游击战的敌人，早在这深山密林之中，布下了无数的袋状火网，从翼侧攻击，必将事倍功半，得不偿失。这就是说，进攻道路只有一条，就是那条龙(登)平(山)公路，此外别无他径。可怎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越“一线天”，出现在那怀大桥上呢？

二十二日早上，罗国生带着陈强柱、张作田、刘大章、刘小虎等几个骨干，在龙登村附近的公路边研究进攻方案。正当大家抓耳挠腮的时候，公路上突然涌出了一群黄牛。自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来，越南军队把龙登周围的老百姓全裹挟进了深山，村庄里的许多黄牛便成了无人看牧的牲口。它们十几头一群，几十头一群，甚至一百几十头一群，经常在公路上来来回回地走着，寻觅食物。所以，这群黄牛的出现，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惊奇。刘小虎看着一头公牛大口大口地吃着路沟边上的青草，忽然想起不知在哪本书上看到的“隐身草”的故事，感慨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唉，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棵隐身草就好了！”

“隐身草?!”罗国生心里猛然一亮：是呀，我们每个战士都有一个隐蔽身体的东西，不就可以从敌人眼皮底下穿过“一线天”，插到那怀大桥上么？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公路两边正被牛儿吃着的青草，慢慢地目光便转移到黄牛身上不动了。这个对我国历代军事斗争颇有研究的连长，立即从牛身上想起了战国后期，齐将田单利用火牛阵打败燕国侵略军，一举收复七十余城失地的故事。他简直发疯似地跳上公路，一把抓住一头黄牛，大声吼着：“它就是咱们的隐身草！它就是咱们的隐身草！”

于是，一个新的战斗方案就这样诞生了。与此同时，前指指令师团两级还采取了几个佯动：对公路两侧深山密林中的敌人，频繁出击，给敌人造成我主攻方向不在公路的错觉；组织几群黄牛，让它们通过“一线天”到那怀大桥上去，以松懈敌人对牛的警惕……

微风沿着公路从背后吹来，给隐藏在牛群中的战士们，带来了阵阵冷意。罗国生抬头看了看嵌着星星的天空，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他伸开手判断出风速为每秒二至三米。他心头一喜。这天，这风，在这饱含着水汽的深山野林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将出现茫茫的辐射雾。如果说，黄牛阵是棵巨大的“隐身草”的话，那么雾将是一棵更加硕大无朋的“隐身草”。这就是为什么罗国生要选择二十五日凌晨，实施夺桥计划的原因。

雾珠慢慢地凝集着，越积越多，不到半个时辰，在这路、这山、这林中就拉起了一条条长长的轻纱。公路两边的一

切，便隐没进雾纱中了，只现出它们朦胧的轮廓。

“报告连长，右前方六十米的山头上，发现烟头火光！”突然，尖刀班长张作田转身跑到罗国生跟前，轻声报告。罗国生向前望去，果然有一点香火似的火星，在右前方朦胧的山腰上一闪一闪。呵，那就是“一线天”啊！瞧，它真好气派：路两边的山峰就象两扇大门一样，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公路倒似两扇大门要关未关时留下的门缝。两座峰巅好象要挨到了一块，中间只剩下一抹灰濛濛的青天。真是名不虚传的“一线天”。山上，敌人布有三层火力网，二十七个火力点。山下，筑有两道环形工事，有十三个火力点。虽然罗国生曾两次抵近“一线天”，对敌情了如指掌，现在看到它，仍然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果断向后命令：“往下传，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刷地打开了枪保险。不一会儿，重火力班扛着八五无后座力炮、六〇迫击炮、重机枪、四〇火箭筒，悄悄上来了。这是罗国生为最坏的情况出现而准备的一手：一旦通过“一线天”时，被敌人发现，重火力班立即以猛烈的火力，压制和摧毁敌人所有的火力点。一班就在这敌人被打蒙之际，冲入左侧敌人的环形工事，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一举拿下左侧的山峰，然后掩护二、三、四班冲过“一线天”，用冲锋速度，插到那怀大桥上去。如果二、三、四班冲不过去，那就翻越“一线天”左侧的山峰，再插下公路，直奔大桥。

突然，出现了意外的情况：牛群的后尾忽然骚动起来。原来有一头烈性大公牛，不知什么原因，被前面的一头瘦牛



惹火了，它头一低，两只锋利的朝天角就对着瘦牛的屁股刺了过去，吓得那头瘦牛拔腿便跑。这一跑不得了，后尾的牛也跟着奔跑开了。如果不立时阻止这骚动，让后尾再波及前头，一乱，整个人的队伍就将有可能暴露在“一线天”敌人的眼前！陈强柱慌了手脚，他大手一扫，抓住了那头瘦牛的尾巴，往后一拖，那瘦牛竟被拖得立刻停止了奔跑。他猛地跃上一步又揪住了那头公牛鼻环子，猛力往下一按，这头庞然大物，便老老实实地熄了“火”。前头的一恢复常态，后头的象受了感染一样，骚乱被阻止了。

“哎咪^①！”大概“一线天”的敌人哨兵听到了公路上的骚动声，大声吆喝起来，还朝天“叭”地开了一枪。枪声凄厉地划破了天险的沉寂，刘小虎不自觉地回头看了看罗国生，罗国生似乎没有半点反应，照旧用他那标准的“曲身前进”的动作，前进着。

“哎咪！”敌哨兵又吼了一声。罗国生轻蔑地笑了一笑，用手捏住自己的鼻子，“哞——哞——”学了两声黄牛叫。这一叫不打紧，牛儿立即你一声我一语地应和起来。“哞——”，“哞哞——”，整个牛群象唱开了大合唱。

“他妈的，又是牛！”敌人骂骂咧咧的声音传了过来，张作田、刘大章、刘小虎禁不住相对笑开了。

敌人虽然看惯了这公路上经常来来往往的牛群，有时还派人下去打杀几头美餐一顿，但还没有放松警惕性。一个

① 越南话：谁。

敌军官从敌哨兵手中夺过手电筒，在牛群中来回照了两遍，因为有雾看不清，便向哨兵叽哩咕嘟吩咐了几句什么，顺着一条小路，下到了公路边。他不上公路，也不往牛群里钻，而是趴在离牛有二十来米的路沟斜坡上，一手扣紧冲锋枪，一手拧亮手电尽往牛肚子下照。雾纱迷蒙，阻挡了手电的光柱，只能看见一个个牛的黑影在晃动，看不清其他什么。

牛儿并没有感到眼前的危险，还迈着四方步蹒跚地走着，一米，两米，三米……七米，敌军官和牛群的距离越来越缩短了，战士们的心紧张得要跳出了胸口。陈强柱“嗖”地拔出匕首，几步蹿到罗国生的跟前看着连长，那神情分明是说：“连长，我上去干掉他！”罗国生看了看敌军官的位置，只有十多米了，他沉着地摇摇头。

离敌军官只剩七八米了，敌人好象发现了什么，猛地抬起头。罗国生用犀利的眼光瞄了瞄前面的尖刀班，张作田、刘大章、刘小虎他们一个个躲在牛屁股后边，并没有露出半点破绽。啊，罗国生发现了，是那头烈性大公牛，受不了敌人手电筒的刺激，生气了，使劲地摇着头喷着鼻子。一个念头闪上罗国生的脑海，他拔出匕首一步跨到这头公牛的屁股后边，对准它的腓部就是一刀。“噢！”公牛全身一抖，发狂似的向前冲去，只听得“咚”一声，敌军官四脚朝天地翻到了沟底。

“哎哟，哎哟！”敌军官杀猪似的嚎叫起来。哨位上和工事里的越南士兵，慌忙围了过去，七手八脚把他抬起来，就往山上送。

“轻点抬，哎哟！不想叫我活啦！哎哟……”敌军官的叫骂声在山谷中回荡。

罗国生他们隐藏在牛群中间，鸦默雀静地通过了“一线天”。

第二章 雾 和 桥

雾气慢慢地升腾着，天地间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到处是溟溟漠漠，浩浩漫漫。好大的雾啊！一头头蹒跚向前的黄牛，仿佛象雾海中沉浮的轻舟。

“哗啦啦……”“哗啦啦……”浩渺的雾海中，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阵声响。声响迎面而来，越来越响亮。

陈强柱听了听，挤上来，轻声对罗国生说：“连长，是那怀河的流水声吧？”

罗国生“唔”了一声，便加快步伐，插到了尖刀班的最前头。他两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走在最前边的两头牛的脊背，好象这样能使它们蹒跚的脚步，走得再从容些，不至于引起敌守桥哨兵的惊恐似的。

“哗啦啦”的水声越来越大了，象有千百面鼙鼓在敲打。冷风阵阵扑面，带着芦苇的花香。那怀河到了！那怀大桥到了！

“哞——”罗国生又学了一声牛叫。这叫声，分明告诉守桥的敌哨兵：有一群牛走过来了，不必大惊小怪！

罗国生挤出牛群，察看了路边的地形，离大桥还有四十多米了。他招呼过张作田，小声命令道：“你带领你班一、二